



7.5

浦江红侠

阿章

浦 江 红 侠

阿 章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8 2 年 · 福 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浦江红侠

阿 章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印张 108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350

书号：10173·370 定价：0.45元

目 录

一	舞厅门口1
二	舞女血泪4
三	救命恩人7
四	“蓝衣”舞客12
五	借刀杀贼16
六	盯陈公博19
七	漏网之鱼23
八	慧眼识人27
九	拜“老头子”32
一〇	刀插敌心36
一一	情报贩子40
一二	炸大世界43
一三	吞饵吐钩47
一四	紧急情报51
一五	小兰报信55
一六	“尾巴”吃苦59
一七	唱后庭花63
一八	找“警察官”67
一九	探会乐里71

二〇	定计救人76
二一	好事多磨80
二二	殊死搏斗83
二三	捏定“田螺”87
二四	闻到酒香91
二五	以毒攻毒96
二六	偷鸡蚀米100
二七	轧平价米103
二八	舞女改行107
二九	新的斗争111
三〇	樱子小姐117
三一	真假医生121
三二	又来一个125
三三	求其友声128
三四	看她眼睛132
三五	解开“谜语”136
三六	松田有请141
三七	叛徒是谁144
三八	国际饭店149
三九	买卖情报153
四〇	派遣“特务”157
四一	回老娘家161
四二	偷粪老鼠167
四三	真虎救梅171

四四	切莫惊蛇175
四五	安排香饵179
四六	捆绑“间谍”182
四七	“人质”带路186
四八	棺材伸手190
四九	劈松救松194
五〇	蒋方密使199
五一	天还没亮202

一、舞厅门口

一九三八年上海，中国地界已全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剩下的租界已成畸形孤岛。

一个秋天的夜晚，在贵州路老闸巡捕房对面，新新公司底层的新新舞厅里，一阵阵“洋琴鬼”吹奏的舞曲，时而如疯子狂呼，时而如醉鬼哀号，简直要锯断行人的神经。舞厅门上，彩色霓虹灯广告也随着时高时低的乐声，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仿佛在挤眉弄眼，招徕舞客。

这时，突然从舞厅门口发出一声女性绝望的惨叫，立即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大汉，他眼露凶光，卷起袖子，双手拉着一个舞女的头发，从舞厅里一直拖到贵州路上，嘴里骂着脏话，凶神恶煞般地吼道：“你想跳出老子的手掌心？做你娘的清秋梦！老子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说着狠狠地把那舞女掼倒在马路上。顿时，舞厅门口的

黄包车夫和行人们都围了上来，看热闹。可是，没人做和事佬，更没人打抱不平，对这个“白相人”模样的大汉，啥人敢碰？

这大汉挥拳踢脚，打那舞女就象打牲口，可怜那舞女被打得在地上翻来滚去，开始还能喊几声“救命”，到后来便渐渐没了声音。

这贵州路在南京东路的后面，本来就狭窄，涌来这么一大群人围观，却把老闸巡捕房的后门堵住了。巡捕房的门卫发了脾气：“早不打架，晚不打架，偏在老子值班时打架，居然打上门来，这不是存心挑挑我吗？”便驱散了围观者，把那大汉和舞女带进巡捕房的审事间。

老闸巡捕房的审事间堪称殖民地的缩影：一名高鼻子绿眼睛的“洋大人”，高踞在写字台上，旁边坐着一名中国翻译，抓进来的人犯由当门差的华捕审问，提出处理意见，由翻译转请“洋大人”裁定。值夜班的“洋大人”往往喝得醉熏熏，喜怒无常，洋口一开，便是法律，不是罚款，便是拘留，显示“洋大人”的威风。

这晚，在审事间值班的门差是华捕梅宇宽，他是抗战以后新吸收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年约二十三、四岁，是巡捕房“读书会”的老积极分子，也是“爱国募捐”和“救亡运动”的热心人。他的中文和英文都学得不错，因为爱读书，知识丰富，同事

们读书和讨论有疑难之处常请教他。加上他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十分英俊，又姓梅，大家便戏称他“梅博士”。

这位梅博士年纪不大，已在上海当了五、六年巡捕，对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的坏事丑闻，可说是见得多听得多，社会经验相当丰富。他一眼就看出这个手持礼帽、身穿长衫的家伙是假装斯文的“白相人”，长得又高又壮，一脸横肉，年约四十多岁。此刻，这“白相人”的脖子就象安装了弹簧，不停地向“洋大人”、翻译和梅宇宽点头谄笑。梅宇宽再看那舞女才十八、九岁，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穿件紫红丝绒旗袍，挂着假宝石的镀金项链，脚穿长统丝袜高跟皮鞋。旗袍上尽是在地上打滚时沾上的污泥，一头烫过的长发，乱得不成样子，脸上留着泪痕，怯生生垂着头，楚楚可怜。

正义感强烈的梅宇宽十分同情弱者，他不动声色，按照巡捕房审事间的规矩办事：打开一本又厚又大的记事本，边问边记，才知道那男的名叫杨大四子，四十二岁，无职业。那女的名叫张小兰，十九岁，新新舞厅的伴舞女郎。

梅宇宽问：“你们为啥打架？”

杨大四子抢上前答道：“我们是夫妻吵架。家务事，不必惊动巡捕房，带到这儿来完全是误会。巡捕先生，让我们夫妻回家解决吧。”说着推推张

小兰道：“快说声谢谢，还不回家去！”

张小兰却站着不动，用哀怨的眼睛望望梅宇宽。

梅宇宽便问张小兰：“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小兰只是呜呜哭泣，似乎想说但又不敢说。梅宇宽情知有异，便让杨大四子到外面去等候，回头再问张小兰，她才一字一泪吐露真情。

二、舞女血泪

张小兰边哭泣边诉说自己的不幸。

她家在苏北扬泰公路附近的农村中，日本鬼子扫荡，打死了她爸爸，烧毁了她家的草房。她妈妈卖掉了仅有的三分地，埋葬了爸爸，全家已一无所有。妈妈和弟弟在农村打零工，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她迫于生活，流落到上海来，原想做个“小大姐”，混口饭吃，有个住处。一天，她坐在

荐头店里，等候顾主挑选，这时杨大四子的老婆来了，这个“白相人”嫂嫂发现她长相好，便和她搭讪，与她攀苏北同乡，甜言蜜语劝她到他们家作客，介绍她去当舞女，说是“一天跳几场舞，生活惬意，进账又多，能挣钱养家”。

张小兰是个农村姑娘，在上海举目无亲，哪晓得十里洋场的重重黑幕？她惦记着农村里没吃没穿的妈妈和弟弟，便答应了。做舞女要一身“行头”，她哪有钱置办？杨大四子答应借钱给她，但要她在借据上画押，可怜她大字不识一个，便在借据上画了个十字，借到一笔驴打滚的印子钱。由杨大四子老婆经手，替她办了全套舞女的“行头”，再学跳舞两个礼拜，便“下海”当舞女了。

张小兰年轻漂亮，找她跳舞的人多，收进的舞票也多，舞厅拆帐，除去七折八扣，层层盘剥，她还能拿到几个钱。可是每次交给杨大四子，还不够付利息和饭钱。张小兰成了杨大四子家的一棵“摇钱树”。杨大四子这对狗男女怕张小兰跳舞跳“红”了，会飞掉，便设下毒计：摆酒请客，在酒宴上，杨大四子宣称收张小兰做“小老婆”。张小兰抵死不从。这对狗男女便大打出手，当场逼债。张小兰喊天不应，呼地不灵，受尽虐待，度日如年。舞厅里的小姐妹们同情她，偷偷替她找了个住处，悄悄地帮她逃离杨大四子家，转到新新舞厅来当舞女。

但没几天，杨大四子就追踪而来，今晚竟公然把她从舞厅里揪了出来。

听了张小兰的血泪控诉，梅宇宽不禁想起自己穷困的家庭，心里格外气愤。他冷眼看那高踞在写字台上的“洋大人”，听完了译员的口译后，神情冷淡，并不当一回事。梅宇宽深知“洋大人”的脾气，他们制订的“华捕须知”中，规定对租界上虐待狗猫、倒提鸡鸭者要予以处罚，这是所谓“保护弱小动物”。而对受虐待、被“倒提”的中国穷人是绝不同情，更不予以保护的。但梅宇宽也知道，这位“洋大人”也是个出入舞场的舞迷，如果舞女们都被流氓打跑了，有谁侍候他，为他伴舞？梅宇宽略一思索，主意已定，便通知杨大四子进审事间。

杨大四子在外面等了半天，感到事情不妙，一进门就把右手举到耳边，不停地向梅宇宽招手，喊着梅宇宽领章上的号码，说：“一九二一先生，高抬贵手，给我留条路，大家都要在场面上混的。”

梅宇宽不理睬他，只是按照捕房审事间的规矩，把张小兰主诉的事实，与杨大四子核对。杨大四子吃过洋官司，司空见惯，能赖则赖。但任凭他怎么狡赖，“殴打舞女，扰乱社会秩序”这条罪名则是没法赖掉。于是，梅宇宽用英语向“洋大人”提出：拘留这个流氓两个礼拜。“洋大人”连连摇头说：“太多，太多”，只在记事本上批示：“拘

留一礼拜”。梅宇宽便把杨大四子带出审事间，送往“铁笼子”去。

杨大四子边走边威胁：“我反正认识你，你是一九二一。”

梅宇宽道：“你放高利贷、诬诈拐骗，这笔账还没算，关你一礼拜是客气的。你如再敢欺侮张小兰，就跟你算总账！”

梅宇宽把杨大四子关进“铁笼子”，便送张小兰出捕房，她再三向梅宇宽道谢，高高兴兴地走了。

谁知过了几天，捕房的门卫给梅宇宽打来电话说，有个叫张小兰的舞女，在门口哭哭啼啼，非要嫁给你不可！梅宇宽心想，门卫真会寻开心！他放下电话，便往门口走去。

三、救命恩人

梅宇宽走到捕门房口，果然看见愁容满面的张小兰。张小兰见他如见亲人，悲悲戚戚地说：“求

求你，救我救到底！杨大四子一放出来，我就没命了。”

梅宇宽告诉她：“杨大四子对你犯有放高利贷、诓诈拐骗等罪，他若敢碰你一碰，你可去告他，跟他算总账。”

张小兰听了，吓得双手直摇说：“算了，算了，我还敢告他？我就怕把他放了出来，他用硝镪水浇我。”

梅宇宽听了，越加可怜这弱女，便再三用好言安慰她。她却似听非听，犹豫了半晌，垂着头，羞羞答答地说：“小姐妹们替我出主意说，只有你肯娶我，杨大四子就不敢欺负我。”一听这话，梅宇宽的面孔一直红到耳朵根，头上冒汗。心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岂能乘人之危？他窘得说不出话来，一时又气又羞，回身就走。走了几步，心里又有些不安，他记起了党组织在华捕中宣传提倡“中国人帮中国人”，“不做坏事，做好事”，头脑渐渐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张小兰说那些话也是迫不得已，无非想求助于我，我理应想方设法帮助她，怎能拒她于危难之中？这么一想，他心中暗叫惭愧，忙转身追了出去，却不见了张小兰。

他问门卫，门卫告诉他，这女人疯疯颠颠，说什么“别人家不要我，黄浦江不嫌我”，哭哭啼啼往外滩方向走了。他心急如火，飞步追去。追到外



他心急如火，飞步追去……

滩，只见张小兰正在黄浦江边徘徊。她两眼发楞，见了梅宇宽也不认识了。梅宇宽一把拉住她说：“张小兰，不要急，好好商量……”张小兰却放声大哭起来。行人看到一名华捕搀着哭哭啼啼的摩登女郎，十分奇怪，顿时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闲人。梅宇宽赶紧喊了一部黄包车，说了个地址，把张小兰送到一位同事家里，自己随后赶去，再三劝慰她，答应保护她，有谁敢欺负她，可立即打电话到老闸捕房找一九二一。后来，梅宇宽又帮助她在老闸区内租了一间亭子间住下来，经常去看她，教她识字，向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人们都以为一九二一与张小兰要好了，那杨大四子也不敢来寻衅了。有的同事不知内情，劝他说：“小梅，你想讨老婆，就找个规矩人家的。上海滩的舞女嘛，是苏州河的垃圾，你犯得着拾垃圾？”梅宇宽听了，一笑置之。

一九四〇年，上海孤岛上出现了一股暗杀风，杀了几个小汉奸，虽无足轻重，但也大快人心，对大大小小的汉奸是个威胁。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中共”干的，有的说“重庆分子”干的。梅宇宽知道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下工作的方针政策，不会在上海采取暗杀等恐怖行动。那么，这是谁干的呢？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了解这一情况。

暗杀发生在租界上，日本驻沪军方十分恼火，对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要工部局迅速破案，引渡

“罪犯”。工部局被迫增加了租界上“抄靶子”的次数，每逢节日、纪念日，各巡捕房都出动警备车，在管区内“抄靶子”。

这天是“七·七”抗战纪念日，老闸捕房“抄靶子”的人手不够，在审事间当门差的梅宇宽也抽出来帮忙了。

两辆罩铁丝网的警备车载着梅宇宽等中西巡捕，疾驶到西藏路，一辆停在福州路口，一辆停在汉口路口，把这一段马路上的行人堵住了，西捕持手枪、印度巡捕持长枪，在一旁监视，行人一个个举起双手，排成几路队伍，由华捕对行人抄身，抄一个放一个。

梅宇宽在工部局没有“股份”，岂肯伤害爱国者？他对行人“抄靶子”不过是做官样文章，敷衍敷衍而已。但却一定要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做给西捕看。

今天，他照章办事，把排队过来的行人一一抄过、放走。这时，迎面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翩翩公子，举着双手，神色颇为紧张。梅宇宽按照惯例，先拍他的上衣口袋，再搜他的腰部，然后查他的裤袋。正当梅宇宽弯腰低头搜他的腰部时，那人趁机在梅宇宽耳边轻轻说：“都是中国人，都为爱中国。你我好歹交个朋友！”说话时梅宇宽已从对方的裤袋外面摸到了手枪，他立刻领会了对方说这话的意思，没想到在马路上遇见了他想要找的人，但此时此刻